

# 留春

纸上房

## 水墨古镇 精神故乡

许春樵

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,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,一个是精神上的故乡。曹运祥六岁离开父母,过继给姑妈家,从虞城的大王庄来到了洛阳,居住地改了,名字也改了,叫朱明德。大王庄回不去了,陌生的洛阳是绝境求生的避难所。

所以,曹运祥地理上的故乡是残缺的,或者就没有故乡。精神上的故乡对于曹运祥极其重要,直到退休的时候,他才意识到,人不只是需要一个住所,更需要一个灵魂的栖居地。

于是,他寻遍大江南北,走过千山万水,在烟雨江南,在一个与水相关的日子,仿佛是前世的约定,他与西河古镇一见如故。

“朱明德画画的地方”落地了,曹运祥精神故乡找到了。曹运祥揣着画笔、卷起铺盖,告别北京,驻扎西河,从此,他与西河的墙砖、石板、码头、江水一道,成为古镇的一部分。那是2014年。

年前读到过陈严法的一篇文章《我爱明德鱼》,对曹运祥的传奇经历充满了想象,读完吴云峰长篇纪实《绘梦》,曹运祥的形象愈加清晰,并逐渐理解了一个画家的人文理想和艺术气质。我去过西河古镇,那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扇窗子、每一片叶子、每一弯水,都弥漫着艺术的气息,都可以成为一幅画。

西河的巷子里,流淌着六百年前的风,夜晚西河码头上,逝去的桨声灯影忽隐忽现。西河一以贯之的质朴,隐藏着纯粹中的诗意。

曹运祥个人的经历,是时代的缩影,是历史的缩写。读《绘梦》有两个切实感受:一是读出了新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,二是读出了西河古镇六百年兴衰沉浮和峥嵘岁月。

一个人和一个古镇狭路相逢,是情感的对接,是灵魂的默契,最终才有了书中的彼此接纳,相互成就。

曹运祥的人生是一部大戏,跌宕起伏中见波澜壮阔,逆行舟行时抱定九死不悔,春风得意处自律警醒,功成名就后返璞归真。“强者”不一定是“智者”,“智者”不一定是“强者”,官员身份的曹运祥在这两者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,与他艺术素养和人文精神的长期熏染滋养休戚相关。我在网上看过“明德鱼”的画面和视频,单凭他笔下的形神兼备成群结队的鱼,足以确立其作为一个画家独立而独特的个性化地位,可他自称是一个“美术轻骑兵”,根本不是什么“艺术家”。

古希腊德菲尔神庙的第一条箴言是“认识你自己”,认识自己比认识他人要难得多,也重要得多,人一旦拥有了权力、金钱、地位、名声,“认识你自己”就像烟盒上的“吸烟有害健康”一样,几乎不起作用。曹运祥的自省、自察、自律是一种素质,更是一种品质。曹运祥与西河古镇和街坊融为一体,是他把自己还原为一个“普通人”,一个吞吐人间烟火的市井百姓,西河古镇抹平了曹运祥官员、画家的角色,来到西河,铅华洗尽,附加在人的自然属性之外的喧哗与荣耀一同被删除了。西河人叫他“老曹”,而享有盛誉的“朱明德”只出现在画作的落款上,成了他“美术轻骑兵”的一个印章。

朱明德还原曹运祥,是“归真”;曹运祥定居西河,是“返璞”。

“贴近百姓,贴近生活,贴近水域”,可以概括为一句话:贴近自己本真的心灵。

西河满足了曹运祥所有的文化想象和心灵期待,所以,西河成了曹运祥的故乡。我第一次去西河,首先惊诧于古镇的质朴、纯正、安静,没有商业的激烈与张扬,在这



里,人可以过滤掉内心的杂质,净化所有的焦虑和浮华。曹运祥在“喧哗与骚动”的社会中努力奋斗一辈子,并取得了足够的成就,他并非寻常的励志和斗志是一种人生的力量,也是一种生命的消耗,所以,退休后,他由“向外活”转向“向内活”,由“活给别人看”到“为自己内心活着”,如同游子归来,西河实现了曹运祥的精神还乡。

吴云峰的《绘梦》紧扣了这一主线,生动地、立体地写出了曹运祥与西河古镇的传奇故事。《绘梦》将曹运祥定位于一个画家、一个长者、一个普通居民,于是,曹运祥跟西河街坊拿起筷子吃饭,端起杯子喝酒,喝三十块钱的酒,吃不超过三个菜,帮街坊解困,为镇里谋划,给学校开讲座,甚至举报有人偷鱼,他教孩子画画,孩子留言簿上直呼“朱明德,你讲的还不错”,细节的力量如同绘画中的线条和笔墨,将曹运祥的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活饱满。《绘梦》是有难度的写作,一个人和一个古镇如何捏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,在资料和采访之外,需要寻找并发现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,《绘梦》在一个人和一个古镇的“情感对接”和“灵魂默契”的视角设计上,做出了出类拔萃的努力。

《绘梦》是为一个人和一座古镇立传,也是为一个时代立传,而《绘梦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:深刻探索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立统一背后“以人为本”的重大命题,并将人的“精神家园”定义为灵魂最后的归宿。

西河古镇是时代的现场,曹运祥是圆梦的实证。

以上文字,纯属个人解读,就教于方家。是为序!  
(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主席、安徽省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)

本文系该书序言  
《绘梦》吴云峰著  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

纪实

## 开城一日

刘斌

夏至时节,我因参加“传承红色诗魂,抒写山乡巨变”芜湖作家看开城文学笔会,有幸第一次走进开城古镇。一河之隔的东西两个镇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同的风貌——西部镇区的古老与静寂、东部镇区的现代和活力。

开城历史悠久,是一座千年古镇。据传,唐武德三年设县时,开城有城堡但无城门,故称开城。开城居山水之间,山因水而灵动起来。开城的山,没有高耸入云,却有着峰峦叠起之境界。在这叠起的峰峦中,以都督山最为有名。在探访都督山时,笔者得到一则关于猪头山的民间传说:相传北山住着一头神猪,不远的南山住着一头神虎。神虎总想吃神猪,所以神猪和神虎经常打架。俗话说神仙打架,凡人遭殃,搞得此地庄稼连年绝收,民不聊生。后来,神虎逐渐占据了优势,它所在的南山越长越高,去追北山的神猪。住在北山的神猪为了对抗神虎,所在的北山越长越高。如果任由神虎所在的南山无休止地向北长,总有一天两座山就会叠加在一起,届时就会天翻地覆。这时,神通广大且精通天文地理的朱懒王出现了。这位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的朱懒王让老百姓在两山之间开凿了河流,制伏了神虎,降服了神猪。神虎化成了山,即今天的老虎山,制伏老虎的地方称之为伏虎嘴。被降服的神猪变成了一块大石头,它住的北山便叫猪头山。猪头山脚下两眼泉水叫猪鼻泉,今天仍然沿用此名。后来,为彻底镇住神虎,当地丁氏先祖在伏虎嘴垒石为桥,据说此桥“若卧波之长虹,出水之芙蓉”,所以称之为花桥,这也是花桥的来历。

都督山,曾经有另外两个名称——猪头山、西九华。关于都督山的来历,目前找不到确切的文献记载。当地老人告诉笔者,“猪头山”当地话的发音与“都督山”几乎一模一样,这也许就是都督山的来历。说到这座猪头山,在正史里却是另外一个很高的名字——岩台山。清嘉庆版《无为州志》载:“岩台山,距城西北五十里,山有高岩如台,故名。”“宋景德二年僧妙胜开建,明洪武六年僧果潭修,国朝乾隆二十七年重修。”

“开城桥、永安河、幸福路”是开城的好风景,也是开城的代名词。在以河兴镇的时代,河与桥成就了开城百世繁荣。有名的丁家祖屋、钱家老屋、董家老宅依然留存在河西古街。一座现代化的芜六路开城大桥和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开城古桥横跨在永安河上,遥遥相望,相得益彰。而开城正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永安河上。永安河是开城的母亲河,它一端挑起大别山余脉,一端穿越肥沃的皖江平原直下滚滚长江。千百年来见证了开城古镇的兴衰更替,更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开城人的悲欢离合。凝视立于开城桥之畔的码头,虽然已过千年,往昔船来船往的情景已无法再现,但我们仿佛看到古时开城人来往穿梭于码头、集市的繁荣景象。泛舟永安河,河面波光漾,两岸绿草如茵,令人心旷神怡。行走在永安河两岸的河堤上,看到翩翩飞舞的白鹭或在缓流的清波上飞翔,或在辽阔的田野驻足,让人感受到这片土地的闲适和自在。就是现在,还有一部分居住于沿河两岸的居民乘坐小船来往于村落与集镇之间。水是万物之灵,有了水就有了灵性,就有了自古以来开城人的勇敢与开拓精神。

到开城就不能不去羊山党史陈列馆暨田间纪念馆。展馆建筑呈三面红旗造型,让人耳目一新。走进田间纪念馆,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,让我经受了一次深刻的灵魂净化和洗礼。田间的诗以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形成了明快质朴的风格。其诗作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》传遍全国,被闻一多称为“擂鼓诗人”“时代的鼓手”。1985年8月,田间在北京逝世。遵照诗人生前愿望,将其一半骨灰葬在故乡——开城镇羊山村潘家岗。伫立诗人墓前,耳畔仿佛又响起他那如鼓点般铿锵有力的诗句,这声音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和力量。

开城一日,终究也不过是走马观花、浮光掠影。然而,开城厚重的人文历史,开城蓬勃发展实现山乡巨变的脉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久久难忘。

浮世绘

## 修饰语

许冬林

过了疯狂收集形容词的年代后,转身再看别人喜欢在形容词上搞排场,总会莞尔。

慢慢就不迷恋和相信形容词了,因为它们多数时候就是充当修饰语的作用,在句子里。他们不及物,不能直捣黄龙。修饰语就是修饰语,像客客气气的亲戚,来了相媚好,不来各自安。

从形容词开始,慢慢就疏离了一些修饰语,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独行,素面朝天地写些不邀宠的文字。可是,忽一日,又感慨起修饰语自有它存在的理由与妙处。

是暑夏,大街上卖西瓜的车子绿岛一般罗列,层叠如山的西瓜中间,放一个扩音喇叭:大西瓜好甜好甜哦!一路的吆喝。走过街角,又是一个西瓜摊,卖瓜的中年女人肤色明净,她的大喇叭喊出的句子,有些令人心动。“青藤活叶的大西瓜,好甜好甜哦!”我就停了步子,忍不住停了。“青藤活叶”,真好,汉语就是这么美妙。她用了“青藤活叶”来修饰她的大西瓜,令她的大西瓜在听觉和情感上一下就突出出来了,就不同于别人的大西瓜了。青藤活叶,想象她的西瓜躺在车子里,都是醒着的,藤蔓青葱缠绕瓜身,一片片瓜叶活泼摇曳,似有露珠在上面滚动。这样的瓜是拖家带口地来了,热闹有喜气;而别人的瓜,光秃秃来到市井,无藤无叶,是孤独的,是木讷的,是一觉睡死过去醒不来的。

原来,我们的生活中,还是需要修饰语啊!我们需要将不能吃的藤和叶来陪着修饰好吃的大西瓜,并且一块兜售。需要在赤裸裸的生活本质之外,还披上一件并无实质作用的外衣。

我们住一座房子,还是喜欢房子边立着那么几棵乔木或灌木,乔木哪怕是不属于自己的,灌木哪怕是不成才的。有树有花就好,花树原来也是来修饰我们的那一座房子。我们还希望这树上能住上一窝不知名的鸟,哪怕这鸟到了秋天招呼不打就飞去了南方,有那么几个月的鸟鸣修饰一个清晨,修饰半片天空,都是极美的。

有那么一些荒荒的下午,会泡一杯绿茶,放在桌边,陪自己。其实,也不是贪恋到骨子里的那种茶人。没有茶,我也能度过一段清静时光。可是,有了一杯茶在身边,我就是有了一个有了依靠的人,就是一个名词找到了可凭依的那

个形容词,时光有了小小的繁华生动。

有一年,出门学习,地点在山中。晚饭后,和朋友相约散步。我们走在房舍外的蜿蜒山路上,山月小小的,在头顶,纽扣一般朴素可亲。路旁的草从里,蚱蚱们长一声短一声地欢叫着,仿佛在吟诵一首抒情的小令。我们说到各自的理想,算是理想吧。朋友问我:你会一辈子写下去吗?我一听,心下骇然。一辈子写着,与文字抵死纠缠,漫漫无期,多么可怕。

也是在山中的那一夜,我问过自己,并做下决定:是我,我是要坚持下去,文字只是生命中的一个修饰语,是暂时的傍依,是暂时相伴欢喜,是暂时的热闹。就像那夜的山月,小小的,衬托着一个湿漉漉的清夜。

彩之中的心的颜色,始终保持鲜红,用不卑不亢的姿态走过人世的烽火。

一碗清汤面,清淡、温暖;不需要特别的调料、珍贵的食材;只要加上最温暖的亲情,便是人世间最美味的佳肴。因为,那碗面,不仅仅只是“家”的味道,也是“爱”的味道,更是“初心”的味道。

无论任何时候,都想着去仰望夜空明亮的星辰,享受一餐清简的饭菜,欣赏黄昏落日时的翩翩彩蝶。不忘初心,不忘记最初的路和最初的灵魂。

正如弘一大师所言:“开水虽淡,但是淡也有淡的味道。”父亲的那一碗清汤面,正是一份清淡、随遇而安的味道。

人生记忆

## 一碗清汤面

汤佳佳

小时候,父亲经常给我做清汤面。

将锅烧热,放入少许香油,打入一个鸡蛋,待鸡蛋一面煎至金黄,再翻转另一面,两面均煎至金黄后,将荷包蛋盛入盘子里。在“滋滋”响的油锅里倒入半锅清水,放入事先用冷水浸泡好的农家米面,煮沸之后,放入几片青菜,调至小火慢煮。在等待面条煮熟的同时,父亲精心制作面汤,在碗里放入生抽、盐,加入半碗开水冲调,撒上葱花和香菜,再将煮熟的面条盛入装着面汤的碗里,搁上煎至金黄的荷包蛋,滴几滴小磨麻油,撒一丝胡椒粉,一碗色、香、味俱全的清汤面就制作完毕了。

青翠欲滴的菜叶与金黄的荷包蛋,搭配着雪白的农家米面,恰如一幅清新脱俗的油画。用筷子轻轻搅动,淡淡的麻油混着葱花和香菜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扶起一缕面条,用嘴一吸,劲道顺滑的面面承载着深沉的爱,滋滋溜溜地滑到嘴里。米面没有任何特别的味道,只是用它的体温温润你的每一颗牙齿和每一个味蕾,只是用它的绵软让你的胃感到舒适和满足。喝一口汤,那股带着清汤的暖意滑入胃里,整个身体被烘托得如冬日阳光般温暖。

每当父亲煮面时,我总会歪着头微笑,一脸满足地斜

倚在门框上,静静地看着父亲忙碌的背影,感觉那时刻的自己,飞快单纯。

仿佛和父亲一同陪着窗外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,看着光和影子再再层层地斜光交错,在厨房里前后晃动,洒落一地幸福的亲情。

长大以后,我来到千里之外的南方都市。在这座冬天下雪的城市,高楼林立、繁华璀璨,汇聚天南海北的美食,足以满足每一个外乡人思乡的滋味。但在午夜梦回时,念念不忘地依然是父亲亲手制作的清汤面。

或许,在步履蹒跚地走过千山万水之后,唯一不会遗忘的是爱和温暖的现实。其实,在人间最平凡的尘土上,只有在家里,才能忘记风里来雨里去的艰辛,才能放空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,静心感受一方温暖的港湾。

如今,回家已是一种奢侈。每次回家,看着年迈的父亲洋溢着慈祥的笑容在厨房里忙碌,为从远方归来的我精心制作一碗清汤面。那一幕情景总会让我的鼻翼不由泛出酸楚,晶莹的泪花不禁夺眶而出。

在繁华的大都市里,学着父亲给自己煮一碗清汤面,感受平静与知足,感恩曾经流逝的岁月,把那颗掩映在云



清荷  
金昌龙摄